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五千七百二十二 集部

于湖集卷十二

宋 張孝祥 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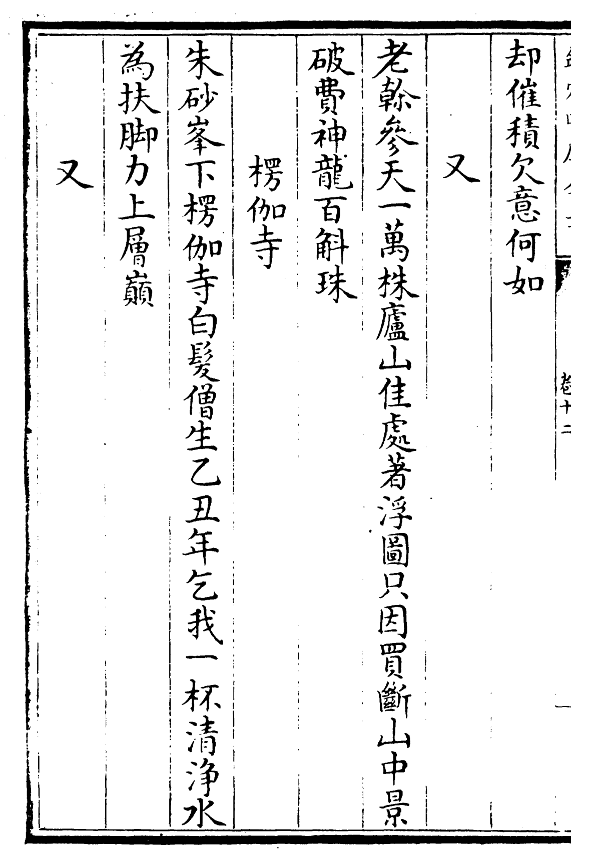
絶句

玉淵

靈源直上與天通借路来從五老峰試向欄干敲拄杖為君喚起玉淵龍

萬杉寺

莊田揔是昭陵賜更著官船載御書今日殘僧無飯喫



却催積欠意何如

又

老榦參天一萬株廬山佳處著浮圖只因買斷山中景破費神龍百斛珠

楞伽寺

朱砂峯下楞伽寺白髮僧生乙丑年乞我一杯清淨水為扶脚力上層巔

又

天圍欲盡三千界地險真成百二關不向中峯最高處諸君元未識廬山

又

山北山南劫火餘如何留得此僧居一本作廬可憐鐘閣三枝竹無復山房萬卷書

鸞溪

蒼龍翔舞餘千仞瀑水奔流欲百盤定自山靈憐寂寞故教臨鏡有窺鸞

漪瀾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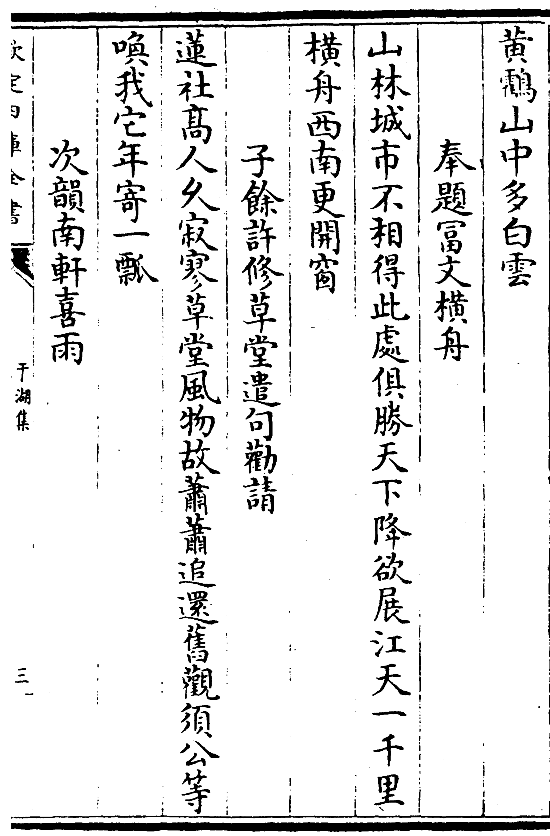
水漫春洲到處通檣竿無數插空濛主人只愛堂前木不放廬山入眼中

和家君韻寄舅氏

夷齊之清格鄙頑孼孽盜跖何曽閑空山風定香縷直但有書冊猶相關

送袁翟伯壽

萬里歸來無首蓿扁舟共載兩袁君今日送君向何處



黄鶴山中多白雲

奉題富文横舟

山林城市不相得此處俱勝天下降欲展江天一千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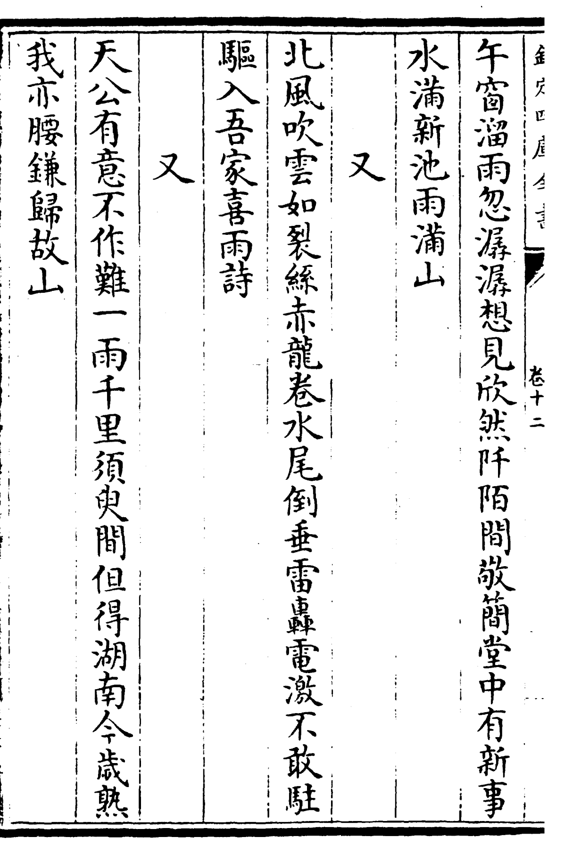
横舟西南更開窗

子餘許修草堂遣句勸請

蓮社高人久寂寥草堂風物故蕭蕭追還舊觀須公等

喚我它年寄一瓢

次韻南軒喜雨



午窗溜雨忽潺潺想見欣然阡陌間敬簡堂中有新事水滿新池雨滿山

又

北風吹雲如裂繒赤龍卷水尾倒垂雷轟電激不敢駐驅入吾家喜雨詩

又

天公有意不作難一雨千里須臾間但得湖南今歲熟我亦腰鎌歸故山

又

使君保障仍蠶絲可憐民屋如鼇垂今朝一雨秋事了便可高詠豐年詩

送茶

頭綱八餅容雲龍曽侍虛皇拆御封今日湘中見新茗喚回清夢九煙重

從吳伯承乞茶

三月新茶猶未識作詩去問野堂君春風有脚家家到

定為麄官不見分

送僧遊天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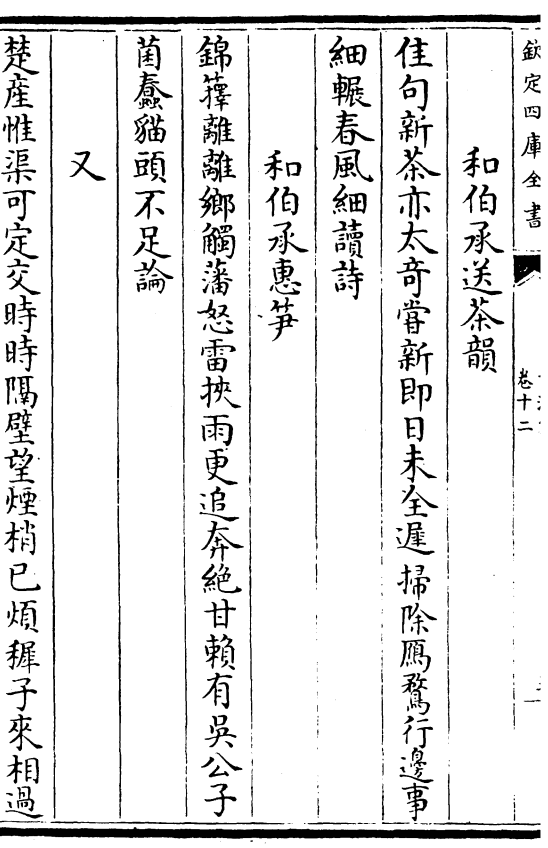
寶刹憑虛五百仙猶將心事向塵邊煩君試問橋東寺若箇而今又應緣

石惠叔以石斛為貺因筆賦詩

截得蒼山一段秋千峯萬壑翠光浮虛堂百尺琉璃簟對此真堪作卧游

題趙知府墓

翁仲無聲石馬閒墓門蕭瑟鎻青煙故人仰卧青松下
落日孤村聞杜鵑
朝謁南嶽
泰常嵩岱拱神州玉帛閒來四十秋卻到朱明回北首
憂時淚作九江流
題方務德靜江所作雪觀
昔日主人今法徒空留偉觀古城隅邦人指點思遺愛
我亦先生屋上烏



和伯承送茶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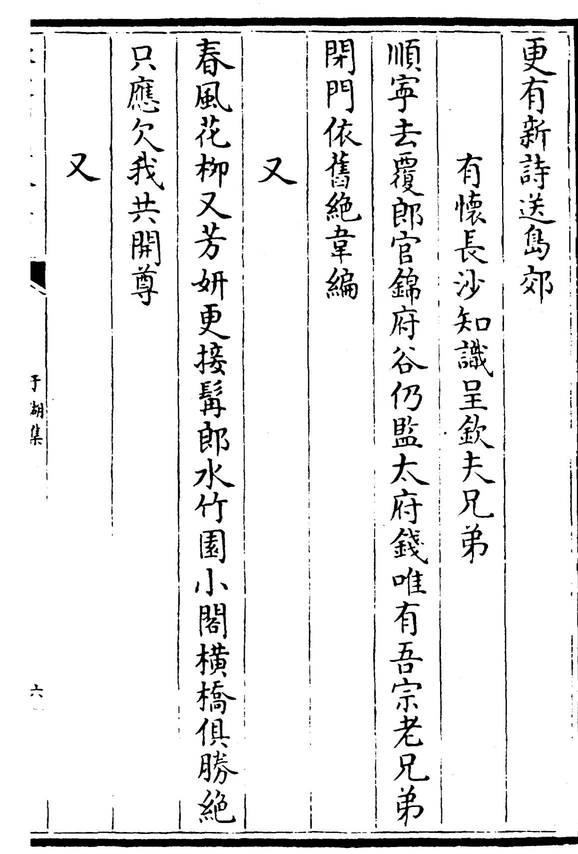
佳句新茶亦太奇嘗新即日未全遲掃除鴈鶩行邊事細輾春風細讀詩

和伯承惠笋

錦箨離離鄉膩藩怒雷挾雨更追奔絶甘賴有吳公子菌蠢貓頭不足論

又

楚産惟渠可定交時時隔壁望煙梢已煩穉子來相過



更有新詩送島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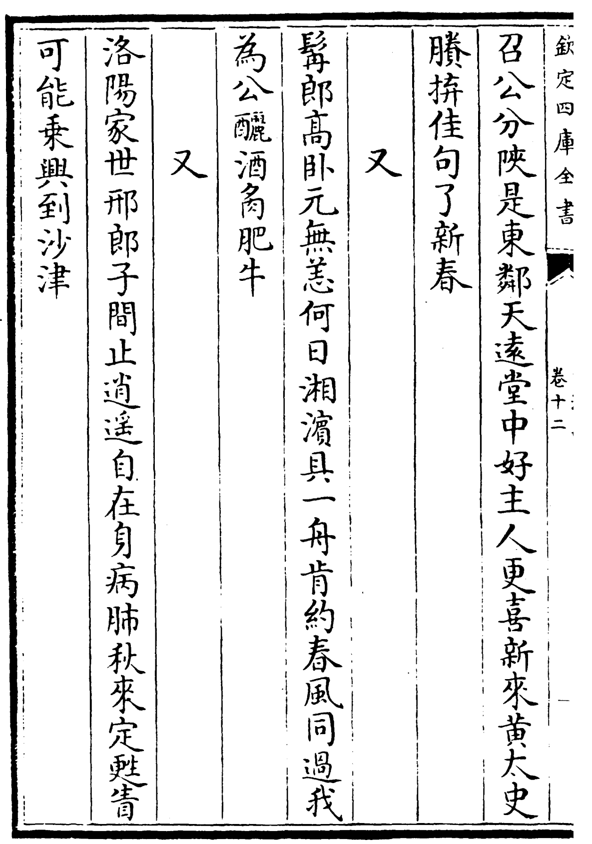
有懷長沙知識呈欽夫兄弟

順寧去覆郎官錦府谷仍監太府錢唯有吾宗老兄弟
閑門依舊絶章編

又

春風花柳又芳妍更接髯郎水竹園小閣横橋俱勝絶
只應欠我共開尊

又



召公分陜是東鄰天遠堂中好主人更喜新來黄太史

賸拚佳句了新春

又

髯郎高卧元無恙何日湘濵具一舟肯約春風同過我

為公釃酒芻肥牛

又

洛陽家世邢郎子間止逍遥自在身病肺秋來定甦𤼵

可能乗興到沙津

題塔子寺

酴醾壓架玉交加深院無人有落花却憶江南田舍樂旋敲生火煑新茶

題斷堤寺

柔桑細麥綠油油雲水烘春爛不收馬上困來尋歇處斷堤寺裏半時留

又

堤邊楊柳密藏鵶堤上游人兩髻了可惜行春來較晚

誰家留得碧桃花

又

古寺留春最得多紫微花畔海棠窠無人歲晚同幽獨古栢陰森著薜蘿

德化漪嵐堂感二林碑六言

兩林文章翰墨只今塵土墻陰炎凉莫作世態是非當印吾心寘二林碑於屋後恐非作碑者之意請移置堂上

欽夫遺送箭笋日鑄甚珍用所寄伯承韻作六

言便請過臨

君家稚箭寶茗賜出大官水衡已約髯吳過我更須君來細評

欽夫和六言再用韻

君詩與物俱妙鄙夫那敢抗衡芭蕉辟君三舍笋脯亦須改評 欽夫笋脯甚妙顧非稚箭比也

游湖山贈圓禪六言

素香無脂粉氣好語諧韶濩音有人問西來意門前秋

水沉沉

送萬老六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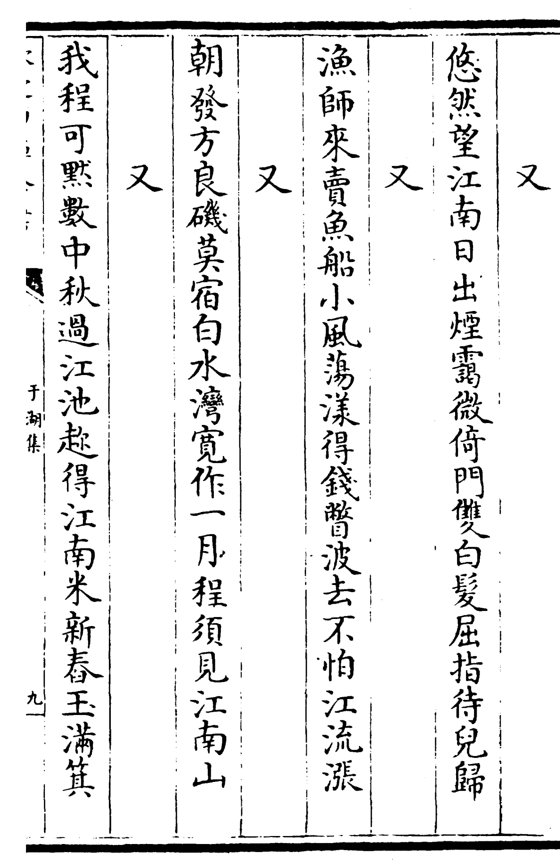
桑下不須再宿囊中莫留一錢打鼓退髙臺寺洗脚上五湖船

次東坡先生韻

微涼入船窗秋水湋湘浦過盡前頭灘只得夜來雨

又

人魚不相及掛頰以香餌因循十年錯歸計覺今是



又

悠然望江南日出煙霧微倚門雙白髮屈指待兒歸

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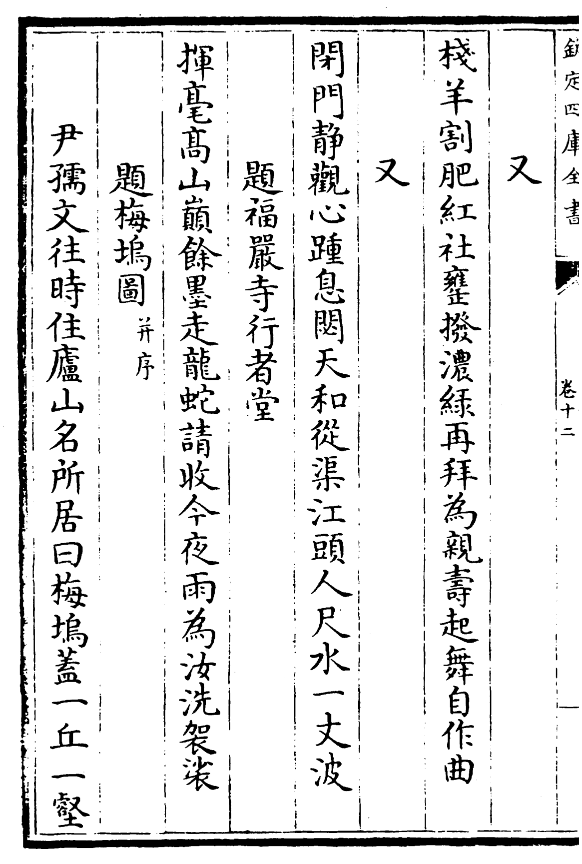
漁師來賣魚船小風蕩漾得錢瞥波去不怕江流漲

又

朝發方良磯莫宿白水灣寬作一月程須見江南山

又

我程可點數中秋過江池趂得江南米新舂玉滿箕



又

棧羊割肥紅社甕撥濃緑再拜為親壽起舞自作曲

又

閉門静觀心踵息閲天和從渠江頭人尺水一丈波

題福嚴寺行者堂

揮毫髙山巔餘墨走龍蛇請收今夜雨為汝洗袈裟

題梅塢圖并序

尹孺文往時住廬山名所居曰梅塢蓋一丘一壑

自在孺文胷中觸於外者感乎内信乎其有樂於此也孺文遇異人得丹竈術蠲痾起死探囊一笑客建康市久之解后故人恐其遂忘歸也爲此圖殆騷人賦招隱之意然聖賢之學不但爲巳孺文窮困悼無以施諸人一寓之藥真得道者所爲儻又欲按圖尋故巢翩然而往其可乎哉

贈趙簽

我曾到梅塢正自畫不如是處有風月君無懷故居

趙侯富貴種自有巖壑姿同姓古所敦早晩踏天墀

歸宗寺

兩峰雙澗水萬古一篇詩玉局竟仙去空山無此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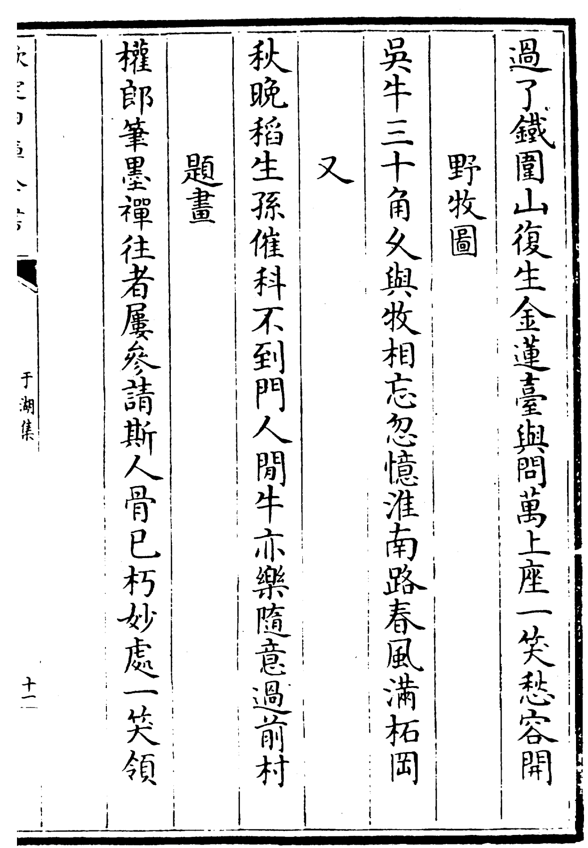
煙雨觀

七澤闌干外兹游亦壯哉主人何處去猶未賦歸來

題朱元晦所書凱歌卷後

我詞不足錄聊以醒渠醉更參三十年當與風子對

贈萬上座



過了鐵圍山復生金蓮臺與問萬上座一笑愁容開

野牧圖

吳牛三十角久與牧相忘忽憶淮南路春風滿柘岡

又

秋晚稻生孫催科不到門人閒牛亦樂隨意過前村

題畫

權郎筆墨禪往者屢叅請斯人骨已朽妙處一笑領

于湖集卷十二

于湖集卷十三

宋 張孝祥 撰

文

原芝

紹興二十四年芝産于太廟楹當仁宗英宗之室詔羣臣畢觀奉表文德殿賀既二年芝復生其處校書郎張某作原芝曰非天私我有宋我祖宗在天篤丕祐於子孫明告之符於惟欽哉在昔仁祖登三咸五以天下為

公授我英祖以永我基祚於惟欽哉我聖天子躬濟大業既平既治上恬下嬉惟大本未立社稷宗廟之靈亦靡克寧饗有熛兹芝胡為乎來天維顯思命不易哉和氣致祥敢曰不然曷不于他乃廟産蒴曷不于他惟二宗之室曷不于他再歲再出於惟欽哉天意則然我祖宗之意則然於惟欽哉我二三輔臣以告我聖天子告我聖天子永天之意承祖宗之意早定大計惟一無貳紛以貳起辛伯有言惟貳惟一治忽所原匪弗圖之憂

惟貳之懼敢告聖天子為萬世慮蠢爾小子越職罪死弗罪以思惟二三輔臣以思以謀告聖天子言有一得以裨吾國萬死奚恤渠敢愛死而畏越厥職

記

遊無窮齋記

人之心思無不至也一息之頃北可以燕南可以越夫物之善遊莫心若也方在越也則目之所營足之所履越之山川城郭也而燕不與焉及其至於燕也猶在越

也夫一息之頃也一心之思也而燕越不能以相通何也思為之礙也故一物入於思一物為之礙一事入於思一事為之礙吾雖欲遊而事與物者留之其能無所不通而無所不至也哉子張子謂子郭子曰子好游乎子必無思而後可以游於無窮雖然無思者聖人之學也而吾與子何足以知之嘗試與子取其似者而言之子嘗寐而無夢矣乎寐而無夢非無思也神潛而心不用也方是之時可喜可怒可哀可樂者紛於吾前而吾

心不知焉則亦近於聖人之寐而無思也已夫昔之遊不遂者以吾之思累之今吾嗒然自放於一榻之上子欲求吾心之所在了不可得其遊燕耶越耶其在天地之間耶其出天入神而與化終始耶子固不能知之而吾亦安能知之豈獨吾不知之雖有聖人亦安能知之故名吾寢齋曰遊無窮於子何如郭子曰信斯言也則子所不能自同於聖人者直在於寤寐之間豈其然耶張子曰然吾方欲就睡須子他日來為子言之紹興戊

寅三月記

宣州修城記

宣爲城西南負山東北踞溪流幅員三千四百步建炎中侍御史直龍圖閣會稽李公嘗守以支潰卒圍閱月引去公益治城具器用嚴爲之備當是時江淮之間靡焉騷動惟宣以城堅好故不被兵宣之人德李公尸而祝之葢距今辛巳餘三十年矣而定陶任公亦以御史直龍圖閣繼李之績惟定陶公德成而行尊實大而聲

宏剛方以立朝豈第以牧民民聽既孚吏虔弗媮教條一施事訖于理乃視城壘東傾西决乃閱戎器剥折蠹敗公聳然懼曰吾惟守土不此之務吾失職矣即日出令裒材揆功易圮以堅增庳為崇尺積寸會役有成數檄召下縣使以徒集程督有制犒賜有時無偏徭無墮工一月而裁再月而畢千雉雲矗百樓山峙屹嶪岋峨若化而出池隍險幽門闉回阻誰何周嚴至者神沮凡城所須無一不給既又冶金伐石刊草揉木殺簳傅羽

濡筋削角練工之良大治兵械戈劒弓矢橐槖兜戟幟視諸故府乃易乃飭校計其凡四十萬有竒邦人士女四方賔客駭歎其成天造鬼設冬十月敵驅絶淮翦我合肥蹂我歴陽流柹投鞭規濟天塹並江列城焦然以憂公旦起閒諜色不為動徐召賔佐分畀其職某調某卒某賦某甲某守某險米鹽薪芻鐵炭布帛瑣細之物毛舉其目嚴以待命增斥堠申火禁察姦宄詰逋逃吏持筆牘畢受成畫號令明壹奔走就事邑居之豪率其僮

客什伍相聯以藝自達受粟取傭豐殺以宜旬日得戰
士五千嚴兵登陴部分整暇驛聞諸朝恩給臺仗朝莫
閱習導以醲賞四鄰繹騷羽書交馳吏駭人搖滋不奠
居而吾宣城晏起早眠在都在鄙弗震弗驚邊之遷民
係路來歸振廩授地罔不得所十有一月金亮就斃闔
府文武撰日解嚴父兄子弟惟公之勤歡喜蹈躍願肖
公象置祠宇如所以事李公者公持不可民不公之諆
亟營屋市中公命撤之邦人曰公德著聞天子且奪公

歸之朝盡乞諸天子而留公則數百千人相與扶携走闕下拜疏願借公十年公又遣縣吏禁止民從間道疾馳卒上疏乃已或謂某子之居是邦也宜知之矣今吾父兄子弟將列公之事刻之金石使子孫不忘公文非子誰宜為其謹應之曰不敢辭也雖然此公之細也使公自是進而居可為之地一衆心以為城尊主威隆國勢以保障天下此公之志也而見於宣城者公之細也曾何足云勞苦父兄幸教其某不敢辭願因父兄之言

書顛末以詔來今明年三月吉日歷陽張棋記

樂齋記

趙再可於癸未之秋往主濠之鍾離簿事過别予於吳門時敵方聚兵汴宋居江之北者葢皆徙而南再可獨驅車以北與再可戚而愛之者交諫止之再可慨然無難色謂予曰吾聞濠自更辛巳之兵府寺蕩焉而吾簿之於職又廢而復存者今吾往寓直之無所將營一椽之屋以庇風雨而將名之孰可謀之子予名之曰樂齋

夫濠上之樂孰知之使吾於濠官守得其職固樂不幸而不得其職而不害其為趙再可者再可亦樂也又不幸而敵入塞再可與民以心為城擇險而守再可之志如此再可亦樂又重不幸再可力不支而見得於敵再可以得死所為幸再可彌樂夫無往而再可莫不有以自樂再可兹行其策得矣彼紆朱懷金駕髙車從卒吏號稱大官平時冒爵位取富貴一旦赤白囊至股慄心悖謀自竄之不暇聞再可之樂可愧死矣八月二十六

日張某記

宣州新建御書閣記

臣前年客宛陵間出城東門望喬林中有屋餘百楹問知其為學宮也即其後有出於衆屋之上歊傾支拄若樓觀云者御書閣也私念宣大郡民業於儒十五守多貴卿名人惟聖人之經天子所書於此乎藏之弗稱顧若是非政之闕耶今年秋臣自撫來吳舟行過江上觧后宣之士大夫則已雄誇其鄉之所謂御書閣者謂江

而南環數十州莫若吾州之閎麗且壯而吾經營之功民葢不之知焉臣心竊喜快謂前日方嘆其庳陋而今果有新之者恨未得一至其下也冬十一月宣之守集英殿修撰臣許尹以書謂臣使記其成臣頓首不辭竊惟我祖宗以聖繼聖所以出治一於道德仁義之實雖未嘗求工翰墨而英華之發越精神之運動心手相忘道藝一貫得於自然超冠古昔臣在秘閣嘗竊窺累朝雲漢之章葢以太祖皇帝艱難草昧日不暇給之際重

之劫火散亡之餘其書之存猶數十百卷自太宗至於徽祖所藏益多然後知聖人所以遺其子孫謂雖極天下之貴而退朝燕息從容娛樂者獨在於是狗馬聲色技巧之奉不皇及也我太上皇帝天縱聖學適追先猷身濟多虞同於創業萬機餘力一寓之書六經諸子史官之所記寫之琬琰頒於天下者無慮數千萬字特書銮賚登牀所取散於羣臣之家者不與焉於乎可謂盛矣主上富於春秋稽古重華心畫之妙其則不遠臣知

宣城之閣不足以盡藏所賜繼是又將闢而增之也昔者尹嘗為工部侍郎以耆儒被上眷知上之德意志慮其來宣城百廢具舉農勸于耕士興于學廪有積粟帑有餘布既新是閣𣈆俗呼舞整整愉愉邦用綏和葢相其役者宣城知縣臣李端彦而教授於其學者臣豐至

風月堂記

風月堂既成張安國過之季高使記其歲月夫士達而為宰相窮而為農夫足夫已而遺其外樂一也坐廟堂

進退百吏時雨暘穫藝五穀以彼較此孰憂孰適季高天下士獨從其適而遺其憂豈理然哉堂雖成予恐風月不能淹季高於此也若予懵甚理亂不知黜陟不聞飢而食渴而飲借公茲堂或可遺老

太平州學記

學古也廟于學以祀孔子後世之制也閣于學以藏天子之書古今之通義臣子之恭也當塗於江淮為名郡有學也無誦說之所有廟也無薦享之地有天子之書

坎而寘之屋壁甲申秋直秘閣王侯秬來領太守事於是方有水災盡壞堤防民不粒食及冬則有邊事當塗兵之衝上下震揺侯下車救災之政備敵之略皆有次敘飢者飽壞者築赤白囊晝夜至侯一以靜塡之明年春和議成改元乾道將釋奠于學侯語教授沈瀛曰學如是今吾州内外之事略定孰先於此者命其掾蔣暉呂濱中撤而新之先是郡將欲樓居材既具侯命取以為閣闢其門而重之凡學之所宜有無一不備客有過

而嘆曰賢之不可已也如是夫今之當塗昔之當塗也來為守者孰不知學之宜葺而獨忘之者豈真忘之哉力不贍耳始王侯之來民嘗以水為憂已又以兵為憂王侯易民之憂納之安樂之地以其餘力大新茲學役不及民順指而辦賢之不可已也如是夫客於是又有歎也堯舜禹湯文武之天下傳之至今天地之位日月之明江河之流萬世無敝者也時治時亂時强時弱豈有他哉人而已耳財用之不給甲兵之不强人才之不

多寧眞不可爲耶詩曰無競維人謂予不信請視新學

夏四月既望歴陽張某記

隱靜修造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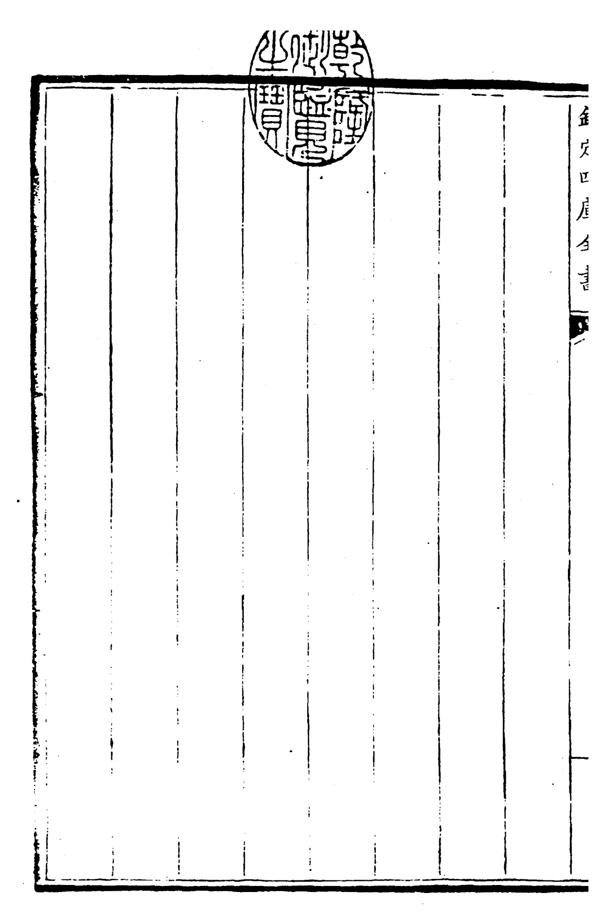
平時江東法席之盛建康曰鍾山當塗曰隱靜宛陵曰敬亭敬亭黄蘗之所居而鍾山隱靜則又誌公杯渡託化之地山川形勢略相甲乙建炎之兵敬亭獨存鍾山隱靜則瓦礫之場也自余往來建康住鍾山者既更十餘輩未嘗不欲建立而卒不能有所就數年來僅能有

佛殿矣問其事力悉出於道人楊善才者寺之僧無與也惟隱靜介居繁昌南陵之間地瘠民窮而無大檀施山又深阻尋幽好奇之士不至妙義禪師道恭紹興甲子自大梅來披荊棘薙糞穢由尺椽片瓦之積至於為屋數百千楹土木之工金碧之麗通都大邑未有也葢妙義住此山於今二十有二年以歲月之久願力之堅規模之宏遠心計之精明始於至難積而至於易營於所無積而至於有以能圓滿此大事因緣歷年雖多一

彈指之頃也為屋雖多一把茅之易也夫以鍾山距建康十里而近富商大賈之所走集金帛之施無虛日舊觀之還其艱若此隱靜望鍾山不敢十一而所以莊嚴成就乃百過之余嘗求其故矣妙義之道業足以致此而其大端亦以久故也此佛事也非久不濟而令之為郡縣者視所居官如傳舍朝而不謀其夕欲民之化也政之成也難哉年月日張某記

于湖集卷十三

謹案卷十第十三頁前七行都捐力劍作𪗋民原本𪗋訛齋今改



乾隆御覽之寶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中書臣葉蘭

謄録監生臣張護

謄録監生臣李師弼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于湖集卷十四至十七

詳校官助教臣謝登雋

于湖集卷十四

宋　張孝祥　撰

記

仰山廟記

二王自江而西飲食必祭威德所被齊光日月乾道元年張某來守桂林時李金方寇郴陽羽書交馳於道某謁於祠禱曰使廣西不被兵者神之賜則請為王廟于桂且奉神之像以俱其七月某至郡九月寇平益

嘗以萬人闖吾境知其備也引去惟王之仁之靈某不敢盡述獨叙其答某者如此敬撰日擇地於城之北為王館御而書其所始使後有考且勸桂之民以虔事王二年二月旦張某記

崇陰閣記

君子之為政去之久而猶見思者必有惻怛愛民之誠心感於民也深故其來也如慈父母之撫其子其去也如父母捨其子而去父母捨其子而去子之心之思寧

有既耶猶曰吾父母將復吾歸及其久而不復來也思之之心益不能忘於是過其宮室見其所服用與其所愛樂起敬起慕尸而祝之社而稷之更數十百世而不敢怠者葢昔之人以為父母則令之人皆其孫子孫子而事其祖宜如何也余昔為中都官聞閩有賢令曰張君仲欽閩之人歌舞之去而思之前年余為建康仲欽適通判府事當塗闕守余檄仲欽攝焉居數月余罷建康仲欽亦代去余居當塗之別邑往來田間聞民之思

仲欽飲食必禱也余曰張君之政何如而使爾不忘若是民曰我亦不能知但去年有水畨而君實來民不知水今年水不為害而吾懼然若將隕焉君之時吾與官若相忘君去我我日與州縣之吏接我亦不知其故知思君而已去年余來桂林仲欽提點廣西獄事下車一月冒黄茅瘴走二十五州以扁舟渡海吏士叩頭涕泣交諫仲欽褰裳登舟半濟風作舟師震駭仲欽怡然不為動也黜陟罷行一皆考之民民扶輿讙嗷以為百年

未之見也夫以當塗之思則知閩之思以閩當塗占之仲欽之去嶺表而還天朝也民之思仲欽可勝述哉昔召伯之教明于南國而人愛其甘棠故余登仲欽之閣名之曰棠陰以識民異日之思閣之前有榕木交蔭閣上仲欽之所遊息乾道丙戌五月朔日歴陽張某記

遊朝陽巖記

丙戌上巳余與張仲欽朱元順來遊水月洞仲欽酷愛山水之勝至晚不能去僧了元識公意即其上為亭面

山俯江据登覽之會五月晦余復偕兩賢與郭道深來水潦方漲朝日在牖下凌倒景凉風四集仲欽忻然舉酒屬余曰茲亭由我而發盍以名之余與仲欽頃同官建康嘗名其亭曰朝陽而為之詩非獨以彖晨曦之光惟仲欽之學業足以鳳鳴於天朝也今亭適東鄉敢獻亭之名亦以朝陽而巖曰朝陽之巖洞曰朝陽之洞元順道深合辭稱善即書巖石記其所以張其記

千山觀記

桂林山水之勝甲東南据山水之會盡得其勝無如西峯乾道丙戌歷陽張其因超然亭故基作千山觀高爽閎達放目萬里晦明風雨各有態度觀成而余去迺書記其極

衡州新學記

先王之時以學為政學者政之出政者學之施學無異習政無異術自朝廷達之郡國自郡國達之天下元元本本靡有二事故士不於學則為奇言異行政不於學

則無道揆法守君臣上下視吾之有學猶農之有田朝斯夕斯不耕不耘則無所得食而有卒歲之憂此人倫所以明教化所以成道德一而風俗同惟是故也後世之學葢盛於先王之時矣居處之安飲食之豐訓約之嚴先王之時未必有此然學自為學政自為政羣居講歲自好者不過能通經緝文以取科第既得之則昔之所習者旋以廢忘一視簿書期會之事則曰我方為政學於何有嗟夫後世言治者常不敢望先王之時其學

與政之分與國家之學至矣十室之邑有師弟子州縣之吏以學名官凡豈為是觀美而已葢欲還先王之舊求政於學顧卒未有以當上意者則士大夫與學者之罪也衡之學曰石鼓書院云者其來已久中遷之城南士不為便而還其故則自前教授施君鼎石鼓之學據瀟湘之會挾山嶽之勝其遷也新室屋未具提點刑獄王君彦洪提舉常平鄭君丙知州事張君松皆以乾道乙酉至官下於是方有兵事三君任不同而責均雖日

不遑暇然知夫學所以為政兵其細也則謂教授蘇君總龜使遂葺之居無何而學成兵事亦已環三君之廵屬整整稱治夫兵之已而治之效未必遽由是學也而余獨表而出之葢樂夫三君識先王所以為學之意於羽檄交馳之際不敢忘學學成而兵有功治有績則余安得不為之言以勸夫為政而不知學者耶凡衡之士知三君之心則居是學也不專章句之務而亦習夫他日所以為政不但為科第之得而思致君澤民之業使

政之與學復而爲一不惟三君之望如此抑國家將於是而有獲與明年八月旦歷陽張某記

三河記

直秘閣胡昉治歷陽之明年令行禁止道不拾遺於是始以民之餘力開三河曰千秋曰姥下曰石跋因民之利不勸以從雷動風偃天造地設知閤門事龍大淵將上旨視其成都統制劉源江東運使韓元吉淮西運使梁竑皆會夫興事造業之難聖智懼焉是舉也惟天子

之信臣臨之而諸賢參同異之論稱其平以復于上將不獨吾千里蒙其利為保鄣為繭絲昉其任是責哉乾道丙戌十月旦張栻書於三瑞堂

觀月記

月極明於中秋觀中秋之月臨水勝臨水之觀宜獨往獨往之地去人遠者又勝也然中秋多無月城郭宫室安得皆臨水葢有之矣若夫遠去人迹則必空曠幽絶之地誠有好奇之士亦安能獨行以夜而之空曠幽絶

蘄頃刻之翫也哉今余之遊金沙堆其具是四美者與
葢余以八月之望過洞庭天無纖雲月白如晝沙當洞
庭青草之中其高十仞四環之水近者猶數百里余繫
船其下盡却童隸而登焉沙之色正黄與月相奪水如
玉盤沙如金積光采激射體寒目眩閬風瑶臺廣寒之
宫雖未嘗身至其地當亦如是而止耳葢中秋之月臨
水之觀獨往而遠人於是為備書以為金沙堆觀月記

萬卷堂記

歐陽文忠公之諸孫曰彙字晉臣者居廬陵之安成築屋其居之東偏藏書萬卷扁之曰萬卷堂乾道丁亥冬晉臣自廬陵冒大雪過余於長沙曰彙堂成久矣而未有記也願以為請夫人莫不愛其子孫也而為之善田宅崇貨財今彙有三子不願以此愚之也蓋辛勤三十年以有此書以有此堂而使三子者學焉余以為文忠公之德宜有後也而今未之聞焉充晉臣之志其在茲已其在茲已晉臣歸幸為我告之古之所謂讀書者非

以通訓詁廣記問也非以取科第苟富貴也亦曰求仁而已仁之為道天所命也心所同也聖人之所覺焉者也六經之所載焉者也得乎此一卷之書有餘師矣不然盡讀萬卷之書以為博焉其可也以為知讀書則未也

壽芝堂記

秘閣脩撰襄邑鄭公子禮自湖南轉運副使就拜本路提點刑獄提刑置司衡州而衡州子禮落南寓家所在

於是有芝産於内寢一本九莖五色備具子禮築新堂未有名也客或考芝之祥名之曰壽芝葢五芝生五嶽得以和藥皆致神仙壽千歲子禮今年七十有二康寧而好德其奉使典州皆有績惠語曰仁者壽則芝之生豈徒然哉余與子禮廣西湖南同官又有連也既書其扁又為之記乾道丁亥十二月望歷陽張某記

金堤記

蜀之水既出峽犇放横潰荆州為城當水之衝有堤起

於萬壽山之麓環城西南謂之金堤歲調夫增築夏潦方涇府選才吏分護堤上乾道四年自二月雨至于五月水溢數丈既壞吾堤又齧吾城晝夜澒洞如疊萬鼓前尹尚書方公極救灾之道決下流以導水勢親督吏士別築堤城中民安不摇越兩月而後水平秋八月某自長沙來以冬十月鳩材庀工作新堤凡役五千人四十日而畢已決之堤匯為深淵不可復築别起七澤門之址度兩阿之間轉而西之接於舊堤穹崇堅好悉倍

於舊既成其進府之耋老問堤之所以壞曰異時歲修堤則太守親臨之庳者益之穴者塞之歲有增而無損也堤是以能久令不然矣二月下縣之夫集則有職於是者率私其人以充它役或取其傭而縱之畚鍤所及併宿草與土而去之耳視堤既平則告畢工於是堤日以削而卒致於潰也予感其言因書之以告來者使知戒焉築堤餘材裒之作小亭于堤之半取少陵江湖深更白松竹遠微青扁之青白亭而刻文於壁間五年三

月張其記

荆南重建萬盈倉記

按荆州圖經府倉在牙城西街北今之倉者乃在牙城之南街西其遷廢歲月不可得而考也初荆州平時米麥麻豆歳輸於府者合十四萬有竒今財七之一以其少也故廪庚出納在官者不復甚經意因陋就簡以至於今十年來荆州屯兵諸道之饟者受給無所於是因倉之餘地續構為屋横邪曲直隨地之宜如積薪如布

筭或高或庳上雨旁風至棟桷委地而猶藏穀軍士月
給皆黑腐以飼雞豚且不食余至官三月旣築潰堤間
與僚吏周視官寺益無有不敝壞者而倉爲急會朝廷
賜以峽州所買之木即檄統制官董江節度判官趙謙
攝掌書記汪琳撤舊屋而新之合爲屋一百五十楹揭
之曰萬盈倉外峻墻垣内謹扃鑰臺門高廣聽事深明
面勢位置稱其爲大有司也自湖之南北江之東西舉
無與吾倉爲儷者是役也犇走程督又有攝潛江巡檢

郭撝凡用木九千枚緡錢六千米千斛既成而余以親疾丐祠去前所謂官寺之當葺者僅能畢甲仗庫若學宫軍帑則已鳩工而未成也乾道五年三月旦歷陽張某記

黄州開澳記

守楊宜之至黄三月問諸父老曰黄之所以未復其故者以古澳之未濬也黄為州臨江背山沙岸壁立客艘上下無所於治幸而畢闗征則棄去如脫兎四方之物

至黄者不復貿易黄之民惟其土之毛晝合于市無所售則悶然以歸夫然者以四方之來者不留故也今誠還澳之舊使順流而下泝江而上者不于黄有風濤之厄稍為旦暮計黄之為黄庶乎可也宜之惕然不皇顧其帑廩之有無即日鳩工惟父老之言為信親率畚鍤於以用民而民無怨閱廿日而開澳之工畢始澳有上源乘夏潦之淫沙水俱至水去沙積日濬治之亦塡淤也宜之謂澳者所以藏舟絶其源則下澳長無湮塞之

患盍前之議者未及講也乃罷開上澳余來適丁其成

且宜之之言方公務德則啓其端余視方公為丈人行

故樂記所以乾道五年四月八日張𠀤記

于湖集卷十四

于湖集卷十五

宋 張孝祥 撰

序

廣招後序

廣招吾友郭從範為丞相趙公作也丞相没南荒不及見紹興乙亥冬致事天下哀之故從範作此文以慰九原之思張子曰丞相以忠受知天子同列媢疾羣纖噉吠丞相以遷死丞相之死不死也今大憝幽殛聖政日

起丞相志願畢矣挾姦欺君雖生猶死謂丞相之䰟可無招也從範年未三十長不滿五尺朐次浩然常欲軒輊天下士聞不平事攘臂齧齒椎牀嘑壁終日咄咄使從範幸而見用必不洪忍帖然隨流波也又區區為趙公作此文從範之心可知也已可知也已

龍舒淨土文序

阿彌陀如來以大願力攝受羣品繫念甚簡證果甚速或者疑之余嘗為之言阿彌陀佛即汝性是極樂國土

即汝身是衆生背覺合塵淪於七趣立我與佛天地懸
隔佛為是故慈悲方便開示悟入現諸無量如幻三昧
莊嚴其國備極華好復以辯智而為演説令諸衆生歡
喜愛樂於日用中能發一念念彼如來欲生其國即此
一念清淨堅固還性所有與佛無異當是念時不起於
坐阿彌陀佛極樂國土悉皆現前如是修習乃至純熟
幻身壞時此性不壞金蓮華臺由性種生往生其中如
歸吾廬諸佛菩薩即我眷屬性無異故自相親愛友人

龍舒王虛中端静簡潔博極羣書訓傳六經諸子數十萬言一旦捐之曰是皆業習非究竟法吾其惟西方之歸自是精進惟佛惟念行年六十布衣蔬茹重趼千里以是教人風雨寒暑弗皇恤閒居日課千拜夜分乃寢面目奕奕有光望之者信其為有道之士也紹興辛巳秋過家君於宣城留兩月始見其淨土文凡修習法門與感驗章著者具有顛末將求信道者鋟木傳焉或病虛中公儒者而好佛之酷若是又欲率天下舉以從公

不亦戾吾聖人之意耶虛中應之曰聖人固云然也書非聖人删耶而曰惟狂克念作聖夫狂去聖逺甚而一念之克即到聖處衆生一念念佛即到佛處如之何不可商太宰問聖於孔子自三皇五帝皆不以云而曰西方有聖人焉庸詎知西方之聖人非佛謂耶虛中諉予序其書故并載之虛中名日休是歳十月旦歴陽張其序

送王壽朋歸雲川序

王壽朋自臨川相從度彭蠡登廬阜方舟順流盡覽東南山川之勝葢三閱月至吳門而後別去壽朋幼游太學為名進士以其餘力旁通神農黃帝之書探囊起死退然無驕色鄉來賓客相與游從如壽朋耐久可二三數也臨分置酒齊雲惘然為書隆興初元六月二十五日

送吳教授序

臨川於江西號士鄉王介甫曾子固李太伯以文為一

代宗主而皆其郡人故居民多業儒禄禄者出於它州足以長雄故能文者在其鄉里不甚齒録獨素行可考而後貴也吳氏子鎰余為州將時所舉進士方羣試于有司予因識之登于朝中乙科知舉者嘗欲以冠多士既不果則為之延譽一時名聲藉甚分教郴州學以余之素也來廣西從余歷三時而後之官余謂鎰不以文勝益見貴於鄉里者雖然古之君子固有獨行自立舉世非之而不悔至貴於鄉里猶未足道鎰也益尚友古

人益思未見其止者與必試於烈火而後知玉萬物俱流而金石乃止余欲金玉鎰也鎰勉之

送野堂老人序

乾道丁亥六月余來長沙於是金華宋君子華為之丞子華老於學校忠厚慈祥練習典章事之來也子華雖不言而意之所屬蓋得之於眉睫之間某得師焉以免於戾子華今歸矣某蓋屢申之於有位者而未達也雖然達不達於子華何足道夫不在其身必在其子孫子

華年固未艾也子華由是顯以爲天子之名卿才大夫則必惟其宜將其後四世五公也耶未可知也十有二月六日歷陽張某安國書

送臨武雷令序

雷氏子溕爲臨武縣令將行問所以爲縣於予張子敬與之言夫虎豹之暴也猶豢而畜之豈非度其意之所安而逆其情之懼者與是以王者之治本人情今吾臨武之人人也其好生而惡死趨利而辟害與吾等也獨

奈何以夷䍧之故吾顧雷子之居是官不欲夷其民善推其所願欲而巳摩而撫之摶而礫之其寛其猛各有攸當雷子之為臨武將以是而有濟與未可知也

史警序

余自荆州得請還湖陰未至黄州二十里扁舟溯浪來迎者故人談獻可也握手問無恙命酒相勞苦略赤壁泊黄岡望武昌西山余歎曰壯哉周公瑾之為丈夫也一舉而三國之勢定使老瞞屏息帖耳不敢睥睨吳蜀

者終其身獻可曰是則然矣孰知三國之勢定而天下之人不復知有漢也公瑾孔明外託大義實自為計確乎以劉氏為心者誰與余惕然正色不敢復議獻可又出所作史警十餘篇相示純正剴切得古人論議所未到余三復擊節之同舟至蘄陽而别因書以冠諸篇首獻可蘄水人獻可名也字亦云乾道巳丑四月既望

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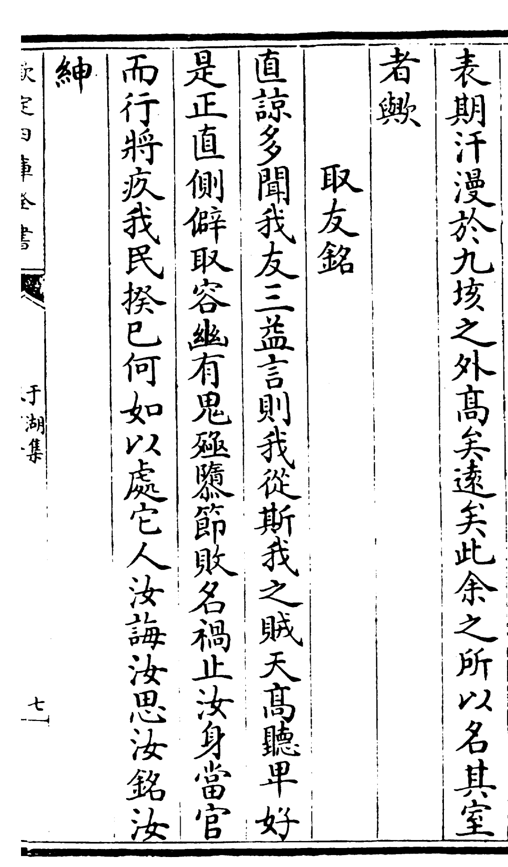
陳季陵借軒銘 并序

陳子借鄰居之水竹以名其軒張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奚以借為雖然陳子之意則有在也作軒銘銘曰

自我觀物有一不可反身而誠至於備我混為一家扶其藩籬曽謂陳子而不是知利欲移人抑或盜取施施夸人曰已實有我登借軒聞子德音息陰俯流以洗我心

吳春卿高遠軒銘

坎井之蛙爬沙終日大鵬垂天六月一息穴壁而闚見



不盈尺我登泰巔洞視八極今春卿覽德輝於千仞之表期汗漫於九垓之外高矣遠矣此余之所以名其室者歟

取友銘

直諒多聞我友三益言則我從斯我之賊天髙聽卑好是正直側僻取容幽有鬼殛隳節敗名禍止汝身當官而行將疚我民揆已何如以處它人汝誨汝思汝銘汝紳

龔養正芥隱銘

一雞之爭覆我寵蒙或俛而拾以華厥躬是子龔子矯矯六尺斂而藏之寄此一粒龍伯觸氏孰大孰小我銘此庵不滿一笑

橘隱銘

采芝之仙藏於橘中江頭木奴比千戶封彼君子兮從吾所好霜落橘熟持杯一笑

墨沼銘

直大而方重厚少文德比玉磨礲圭角虛以受人不碌碌坐閱萬物與古為徒受命獨有酌者水和而不流滿不覆瑞我翰墨散為膏澤潤民屋是謂墨沼天實畀我奠南服

永寧寺鐘銘

謂聲非鐘謂鐘非聲離是二想此鐘常鳴聲無盡藏鐘亦不壞如雷如霆震此嶺海

李周翰所藏洮石銘 周翰蘄州人中洲乃其隠號也

出西河之結緑薦中洲之隱君葢未始用吾力也不必發於硎若夫砥節礪行不見其頴則所以表一世而無羣者耶

說

二張字說　吴宫教祗若之甥

涉世欲淺造道欲深故涉之字深伯舜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猶未免為鄉人也故法之字傳伯過涉滅頂在易則凶居安資深左右其逢鞅法起秦卒轘而躬

弗敝以傳厥惟聖功爾深爾傳惟是之誨謂乎不然質爾舅氏

勉過子讀書

學無早晩但恐始勤終惰今有二人焉皆有百里之適一人雞鳴而駕馬瘠車敝憩於塗者數焉則窮日之力未必能至一人日中而駕馬良車駛其行不息吾知其必先於雞鳴者矣故夫車馬者質也作輟其勤惰也過氏子年二十有一矣棄其舊學之佛而惟吾儒之歸質

甚美也志甚勤也猶懼其畫也故書此以勸之

諱說

某屏迹念咎不接外事然所寓淺狹東西行者語音輙相聞竊聽小民籍籍稱說新使君之政寬而不淪於弛嚴而不入於暴老吏斂手不得措可否其間如平舅甥之獄於談笑頃事關教化皆可紀述父子相告私自抃蹈謂士以所學所行析為兩塗久矣今公經術學問軌世立範立朝如是治郡如是全德具美稽之昔賢無所

與讓敢再拜賀但有避諱一事始聞而笑中聞而疑終之不能自決而私布之執事何者以公高明直諒萬萬不應有此談者妄謬已甚是故始之以笑談者至於三數人而不已又聞有所何治是故中之以疑以其受知疑焉不告則為有罪是故終言之而不敢以逆公意而止葢二名不偏諱卒哭乃諱禮也私諱不及吏民不諱嫌名律也不偏諱屬聯則諱徵在是也卒哭乃諱生者之名不當自諱也私諱不及吏民惟天子之諱通乎天

下不諱其私示不敢與尊者抗也不諱嫌名雨禹丘區是也禮不應偏諱偏諱其字猶之可也偏諱其嫌猶之可也今凡支申之屬音之近者皆諱之支使謂之祭推收支謂之收給狀申謂之狀呈申時謂之裔時果然也豈不甚可笑也則與退之所謂宦官宮妾之不敢言諭及機者何異以公之剛正而欲人以宦官宮妾之態事已必不然也此某所以始聞而笑也談者又曰不獨此也雖公之名亦不欲人及之昨者小吏誤以言答之百

矣誤公名且受答宜吏民之諱支諱申也此其所以中之以疑也故相名檜謂膾魚生王氏諱山易山為巖又有郎位名説而自諱月使其隷候月則曰汝往視天大星出告我家諱禮客李姓者更以李至如墨池皮綳載在稗官不舉進士退之作辯此公之所熟聞而訕笑者夫寧躬自蹈之意者羣吏求容悦於公而為是耶抑公未之聞耶其答吏也將它罪耶此其終之不能自決而私言之執事也果有是也公更之不難不然也願公進

羣吏而諭之使言一循其故春秋之法責賢者備公垂意焉或謂某曰公或無是以告者過也公得無怒子某謹應之曰公屬為御史聞無不陳責難於君天下歸忠焉士有争友況某於公也無而言之公必諒某之心奚怒之有

歐陽氏子字說

春而萌芽夏而長養揫歛於秋而閉藏於冬天之時如此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

聖人之時如此知時之義者其發而中節之謂乎涉於過不及則必為小人而無忌憚故君子曰時中歐陽氏子年十有一育於外大父衣仲禮其生也有以時魚饋者衣君名之曰時時楚産也出必春莫漁伺之識歲月以其時也故以時名夫時非有知也乘氣而化時且如此令吾之時天所命也人欲既勝顛倒錯亂曽時之不若故字時曰伯時而書其所以告之

贈時起之

時氏彭城大族度江而南一居秀之崇德一居吳興一居廬陵居崇德則其之外王父也嘗為登聞檢院通判吉州知雷州卒葬崇德兩子伯舅諱𣏌不及仕而死亦兩子長嘉之廸功郎其季三歲隨母適廬陵伍氏從伍姓今年三十三矣其守臨川同舍郎王宣子守廬陵遣人訪尋得之告以家世為更其名曰起之而字之曰子家仲舅名檄居官廉正惠愛辦治今為朝散郎新通判汀州子男四人勝之恭之文之惠之未艾也居吳興曰

行之卒官朝請大夫成都轉運判官子伍人儁登進士科傑俔佐行以任入官居廬陵曰開之兩子佑倚某於時氏既外諸孫又娶仲舅之女因書遺子家使槩知其生出本末云年月記

贊

贈白雲道人贊

白雲說相口舌瀾翻南山霧中時見一斑是耶非耶吾不得而知也

題劉仁瞻告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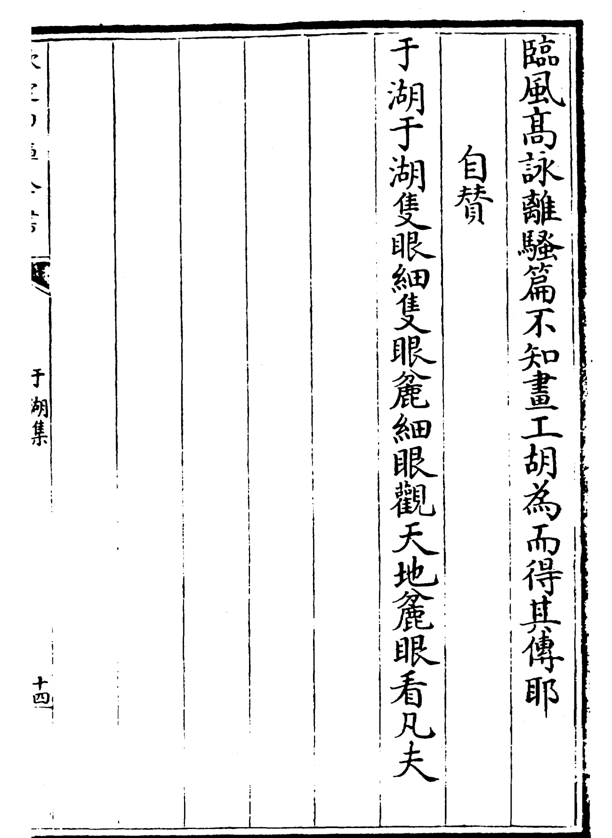
劫火洞然玉石皆空天存此書于以勸忠

題桂林劉眞人眞贊

河目甚口須髯怒張人貌而天者耶其骨巳朽其人不死與天地齊年者耶山高谷深變化成空一笑相從惟我與公

龔養正寫眞贊

山澤臞儒詩中仙獨立骫髀遺拘攣服以幽蘭佩芳荃


臨風高詠離騷篇不知畫工胡為而得其傳耶

自贊

于湖于湖隻眼細隻眼麄細眼觀天地麄眼看凡夫

于湖集卷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五千七百二十六 集部

于湖集卷十六

宋 張孝祥 撰

奏議

論總攬權綱以盡更化劄子 秘書正字名對日

臣恭惟陛下天縱神聖身濟興運兢兢行道餘三十年以陛下之心行陛下之政唐虞三代宜不足進而懷忠之士以今揆古容欲有議者何哉羣臣負陛下使令也自建炎以來朝廷之治蓋嘗一再更張方陛下厲精於

中興之初則執事者立異相高隆虛名而畧實用逮陛下恭已於修好之後則專國者怙權植黨廢公議以竊主威夫君天也父也事天事父若此尚何暇望其他哉今陛下收還威柄人才用舍斷自聖志先時二者之敝固已革去然臣之愚猶欲冒昧自竭者誠願陛下清閒之燕密諭邇臣使之無苟目前益務遠畧而已夫事有可為當各進所聞豈必拘形迹之疑政或偏敝當勿憚改作不宜習見聞之舊翫歲月則將失投機之會飾文

具則必盩責實之旨使羣臣精白以承休德則陛下高拱而昭成功永輯隆平無有紀極惟陛下留神財幸取進止

乞改正遷謫士大夫罪名劄子 秘書正字召對日

臣仰惟陛下天造神斷與海內更始士大夫流竄降黜一皆拔拭待之如初甚盛德也臣竊見前者大臣竊陛下之威福濟私心之喜怒逮其莫景很恣尤甚士大夫稍自振厲不肯阿附或小有違忤則羅致之獄毛舉縷

析旁逮知舊懼其不能廢錮必以贓私罪汙之有司覶望風旨鍛錬煩酷使之誣伏爰書訊鞫貫穿首尾强立左驗務令案節備具牢不可破今雖累降詔旨許以辯雪然有見賢能之士或曾蒙陛下奬拔則忌之益深乃使虛被誣衊自新無路人才終棄實可憫惜臣愚欲望聖慈斷自宸衷特降睿旨下刑部諸命官自去年郊祀赦前犯贓私罪除州縣監臨之官因民戸論訴監司按發若有寃抑依條審實外如係近年取怒故相並緣文

致有司觀望鍛鍊成罪之人特免看詳並與改正庶幾士大夫實霑恩宥復全名節得備國家選用天下幸甚取進止

論涵養人才劄子

臣聞國勢之强弱不係於土地之廣狹甲兵之利鈍而係夫人才所謂人才者有二焉文章足以藻飾治具風采足以羽儀薦紳此平時用之而有餘者也靜有以察未形之機動有以應方來之變如藥石真可療病如穀

粟真可捄饑此則平時既不可不涵養蓄儲而羽檄交馳之際則又不可頃刻而無此者也恭惟陛下以天縱之聖躬履興運而宵旰求治深思遠慮將以遺子孫萬世之安搜羅人才惟恐或失所謂藻飾治具羽儀薦紳者固自不乏然臣區區之忠猶効此言者誠懼夫實用之才尚少也夫楩楠杞梓自拱把知其為良然不假之以歲月培壅封植遽責之以任重鮮有不撓折者是人才又貴夫涵養欲望聖慈深詔二三大臣俾更廣求實

才可用之人善謀能斷文不足而質有餘者置諸中都扶持長養屢試熟察以須其成在平時則隆國勢以折未萌於緩急則受任奔走禦侮捍患無不可者誠得一二十輩森布在列則陛下可以垂拱無為固宗社於磐石而二三大臣亦可以優游怡愉於廟堂之上而無所事矣取進止

請刪定列聖圖書劄子 校書郎賜對日

臣仰惟帝室龍興聖聖傳緒天德地業既載諸信史雲

章奎文又勒于鴻編於是並建内閣以謹其藏所以宣
奕葉之文明示萬世之軌範陛下身濟大業適追來孝
載即廣内一新寶儲館御邃清規模輪奐神聖顧歆中
外感悅太平盛舉不可加已然臣竊聞列聖圖書皆在
冊府六閣所藏或為未備欲望睿明深詔祕館恭取祖
宗寶訓御集實録五朝正史晝行録寫館職讎校上之
六閣庶幾典冊尊嚴日星並煥上以昭陛下尊祖欽宗
丕揚謨烈之意外以闡治世之彌文垂耀來今取進止

小貼子契勘今來陳請並係已成之書止乞就祕書省官吏抄録校正即不置局支破添給將來了畢亦不推恩

乞不施行官員限三年起離僧寺寄居劄子_{校書}

郎賜對日

臣伏見指揮臣寮陳請州縣僧寺官員見住者限三年起離令來將已限滿臣竊惟朝廷住賣度牒之久僧徒寖少所在佛屋例多空閒往者中興之初西北士人渡

江甞有指揮許於僧寺安下休兵以來雖閭亦自造住屋然其間實有窮困者卒歲之計猶且不給豈有餘力可以買地建宅令緣年限將滿僧徒漸敢無禮廹逐或結託官吏廹以威勢流落之士極為狼狽臣又聞紹興府福州泉州宗司及南班宗室皆在僧寺格以新制則此官府亦合遷起若別行營繕豈惟州縣甚有所費而工役之多又復重擾百姓伏望陛下矜恤特賜睿旨將昨降寄居僧寺限三年起移指揮更不施行庶使僑寓

之士數百千家皆均被上恩不致失所取進止

論先備劄子

臣聞善醫者不以無病而廢藥石之儲善國者不以無事而忽先具之備蓋懲病克壽弗畏入畏古之戒然也恭惟陛下神心淵懿聖學高遠前世安危治忽之鑒當今先後注措之宜皆已昭晰洞達無有疑蔽如日之中而纖悉必照如衡之平而輕重必審凡所以明謹政體興起治功鞏固丕基維持萬世者罔不備具固何待羣

臣千慮之愚然臣不識忌諱深惟古人先事之義竊謂今日歲誠豐矣然荒政不可以不治兵固戢矣然邊備不可以不謹黎獻畢集允釐百工當思有馳騖不足之時四方無警百姓按堵當思有毫末弗緝之患此其略也夫綢繆宜陰雨之未及宴安惟酖毒之可畏伏惟席大治大安之勢擇凡當預備之策因大臣造膝之餘使之一二條舉熟復而深圖之孟子曰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臣不勝惓惓以為陛下獻

惟陛下幸赦取進止

乞更定太常樂章劄子

臣恭惟陛下飭躬齋精祇見郊廟靡愛圭幣懐柔百神獨聲詩之薦未稱明徳伏覩太常所奏樂章第其篇叙則有詳畧之不同稽之文義則或違牾而弗協三歳之親祠四時之常祀率用此也而習熟所傳有司弗議臣甚懼焉恭惟真宗仁宗實始親製薦饗樂章所以申景鑠宣至和假三靈之驩者炳然與日星較著而當時輔

臣翰苑奉詔而作者亦皆依末光垂典册雅頌所編不足進也臣愚欲望聖慈深詔邇臣取凡太常樂章更定篇次標别部分具以奏御陛下萬機之暇用列聖故事擇宗廟郊禖親祠所用駿發𬊤思肆筆而成其餘分命大臣與兩制儒館之士一新撰述裒為成書下之太常以俟來歲郊見奏焉庶幾中興追繼韶勺施之無窮取進止

乞修日歷劄子 起居舍人兼修玉牒實録院檢討官日

臣聞神宗皇帝相王安石用私意作日録一時政事美則歸己陳瓘以死争之著為尊堯集日録辯等書忠臣義士感激增氣恭惟陛下躬履艱難濟登休治寶慈與儉仁民愛物聖德之盛固已聿追先烈而故相信任之專禮遇之隆又非特如安石受知於神祖也臣竊謂政事舉措號令設施一皆蔽自聖斷故相或能將順賛襄而已臣懼其作時政記亦如安石專用己意掠美自歸揜陛下之聖明私羣臣之褒貶日歷之官因取其說著

於簡策大非尊戴君父傳信萬世之義臣實恐懼仰惟
陛下既遴選史臣付以論譔欲望駿發明詔再取去歳
以前臣僚修過日歷詳加是正審訂事實貶黜私說發
明聖德庶幾作宋一經襲六為七垂之無窮天下幸甚
取進止

論王公衮復讎議　兼權中書舍人日

復讎義也夫讎可復則天下之人將交讎而不止於是
聖人為法以制之當誅也吾為爾誅之當刑也吾為爾

刑之以爾之讎麗吾之法於是為人子而讎於其父母者不敢復而惟法之聽何也法行則復讎之義在焉故也今夫佐公豖之母既葬而暴其骨僇尸也父母之讎莫大於是佐公豖得賊而輒殺之義也而莫之敢殺也以謂有法焉律曰發冢開棺者絞二子之母遺骸散逸於故藏之外則賊之死無疑矣賊誠死則二子之讎亦報此佐公豖所以不敢殺之於其始獲而必歸之吏也獄成而吏出之使賊洋洋出入閭巷與齊民齒夫父母

之讎不共戴天者也二子之始不敢殺也葢不敢以私義故亂法今獄已成矣法不當死二子殺之罪也法當死而吏廢法則地下之辱沉痛鬱結終莫之伸為之子者尚安得自比於人也哉佐有官守則公家之殺是賊協於義而宜於法者也椿等聞春秋之義義在復讎公家起儒生尫怯如不勝衣當殺賊時奴隸皆驚走賊以死捍公家得不死適耳且此賊掘冢至十數嘗敗而不死今又敗焉而又不死則其惡必侈於前公家之殺之

也豈獨直王氏之寃而已哉椿等謂公袞復讎之義可
嘉公袞殺掘冢法應死之人為無罪納官贖弟佐之請
當不許故縱失刑有司之法宜如律謹議

于湖集卷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五千七百二十七 集部

于湖集卷十七

宋 張孝祥 撰

奏議

進故事

臣某曰曹操苻堅狃數勝之勢擁百倍之衆因利乘便長驅而前偃然有吞併之心然吳與晉卒能以單寡之士談笑走敵操堅號為善用兵者及茲智勇俱困鳥駭鼠竄僅以身免而其國遂以不競者何也吳晉之君臣

能以静制動以逸待勞以直應曲而又有周瑜謝玄為之將帥也夫兵不欲多也兵多而不精則志不一而易潰曹操苻堅之衆是也是故兵不可以不練將欲專也將得其人則兵雖不多亦足以取勝赤壁合肥之役是也是故將不可以不擇夫兵已練而將已擇則吾飭邊備遠斥堠峙糗糧省不急籌於帷幄以待之而已耳雖狼子野心不義而強吾何畏焉

又

臣某曰文帝可謂知道也已不以我之休戚易天下故約於處已而天下以尊榮歸之詘於一時而萬世以盛德稱焉炎正傳禩彌於四百文帝所以固結天下之心者在是也夫儉非難而出於誠之為難民至愚而神不可以文具化也慎夫人不出房闥而天下知其衣不曳地文帝亦庶乎其誠矣具於富海內而興禮義也何有昔者舜禹之世而苗民不格戎狄之患何世無之不曰舞干羽乎文德誕敷而後干羽可以懷遠不然抑末也

匈奴盜邊文帝猶恐傷民不欲深入葢諱兵而不用也然當文帝之時疆埸無甚擾匈奴浸亦貼服文帝所以為強在德而不在兵也夫強固不在兵而軍政不可不修細柳之屯帝識其為真將軍當饋而歎然後又知文帝勤於修德猶不敢一日而忘兵也

論薦劉澤奏

臣等伏覩武功大夫馬軍司後軍統制劉澤懐州人初為劉錡偏將錡器之使特將一軍順昌一本作順川之役有

雋功錡罷澤以所部屯太平都統王進掊尅苛暴軍人
怨之刺骨獨澤撫士卒如子進有所科斂澤一不從進
怒逐之澤家無蓄儲即日乏食舊部曲議賑給澤澤不
可曰幸有官可以歸吏部與其子徒步叅選既判成矣
會馬軍司後軍闕官此軍從劉錡久倚功怙勇將非其
人則或頡頏而不服帥擇將難之有以澤告者以為後
軍統制一軍怗怗且畏且喜澤之在後軍如在太平軍
中分市官布澤曰吾軍貧甚顧可以布與吾軍耳明日

以狀謝得布他日令軍中市瓦澤又曰所居間屋尚多瓦可撤也撤以與之澤在軍自已俸之外雖添給之屬不以一錢供其私起居飲食與士卒賤者等廉勤忠直根於天性自其儕伍雖平時有不快於澤者亦不能不稱其賢澤年五十有二從軍三十年屢有戰功介於進取不善委曲專務奉公守職存撫士卒而已吏考其行雖古名將何以過是臣等采之公議輙敢論薦欲望聖慈將澤不次拔擢以為中外之勸

繳駁成閔按劾部將奏中書舍人日

准中書省送到録黄一道為成閔按劾西溪選鋒第一將部將李因全不照管人兵致令逃竄乞罷從軍與遠小差遣奉聖旨依李因添差江西安撫司准備差使令臣書行者

右臣竊惟國家之所以懲勸天下賞罰而已然賞不當功則不如無賞罰不當罪則不如無罰何也功罪已著而賞罰未行則賞罰之權猶在也功罪著而賞非功罰

非罪則為善者不勸為惡者不懼賞罰之柄於是失矣自聞西溪卒伍逃竄之事既兩旬浹其所以不憚死而竄者情之曲折陛下既已知之不待臣之言然二十日之間主帥而下未聞畧有黜責外廷之臣不敢以為疑者意朝廷方此圖之而未也今茲則大不然朝廷既已不治其人而成閔乃敢無所忌憚公為劾章歸過隊將乞罷見任仍送吏部夫掊刻軍士役使軍士利入於已怨積於下者閔與統制統領官實為之也閔不為之則

統制統領官安敢為之統制統領官不為之則將副部隊將安敢為之朝廷委曲涵容置閔與統制統領官等一切不問乃特用閔之言罷一隊將所謂隊將者何其獨不幸也哉罰不當罪臣恐浸失賞罰之柄自此此輩愈更恣橫輕侮憲章事雖至微關繫甚重臣愚欲望聖慈將成閔與當來士卒逃竄本軍統制統領將副等官等第降黜其本軍統制官仍與罷免庶為餘人之戒或陛下聖意不欲如此行遣即乞將閔今來陳乞罷隊將

劄子亦不施行以破小人詭計以慰士卒之心所有録黄臣未敢書行

小貼子臣訪聞馬軍司尋常減刻軍兵請受及非時役使最為酷虐士卒怨師臣入於骨髓陛下聖聰幽隱必察諒必周知臣不敢復布若因此時略與黜責不惟餘人知所懲戒亦可以收中原士卒之心踈遠冒聞不勝恐懼

論衛卒戍荆州劄子

臣仰惟陛下軫念上游既以荆州付之劉錡而又倚信聽從無一不至伏覩此來詔旨為錡而下數踰二十如嚴制節備官屬頒緡錢增鎧仗之類是已顧中外之論猶謂錡之所急實在兵少欲出衛卒往戍錡所夫自吳至荆州山川阻遠調發數千與其孥俱則是數萬不惟經行煩擾亦非所以外示安靖也臣愚竊欲效計以謂取之於遠不若取之於近所謂夔路是也今諸路將兵往往有名無實臣嘗詢之惟蜀為盛成都萬人潼川六

千夔路四千夔之去荆道路無幾若以夔兵二千益荆州轉潼川之卒以補夔關而下成都之甲如夔之數戍潼川或歲時踐更或一定不易如是則内無遷徙之為勞外無疑間之可開周旋几席之上而形勝之強成矣議者必曰夔當蜀後夔守虚則蜀已危臣謂不然自荆入蜀取道峽中地勢險絶人必魚貫而進荆在平衍之地據具蜀之衝使荆果強則孰敢踰荆而窺蜀是夔雖有兵實寘於無用之地徙之於荆則上可經蜀一本作徑蜀

下控沔鄂蜀既無慮而上游亦固一動兩得有利無害

伏惟陛下留神財幸取進止

貼黄臣竊攷祖宗舊制諸將兵未有不更戍者所以均勞逸習道路如蒙聖慈采擇乞下四川制置使及湖北帥臣同共措置從長施行

論治體劄子甲申二月九日

臣竊惟今日天下之事可謂極矣國威未振士氣未立財用殫匱甲兵脆弱譬之元氣虛竭之人百疾俱見非

醫如俞扁有湔胃浣腸之術莫能起也天授陛下神聖英武龍潛既久周知天下之故作其即位則舉茲世而新之獨攬權綱考核名實憂勞圖回日不皇暇顧惟内外小大之臣不足以仰望清光之萬一是以再歲於茲大勲未集然臣聞之立志欲堅不欲鋭成功在久不在速治有大體不當毛舉細故令在必行不當徒為文具大僚欲其同德比義共濟艱難之業羣臣欲其宿道鄉方不為朋黨之私如是則内治不患其不修外難不患

其不弭以此富國以此靖民以此復文武之境土以此
攄高文之宿憤躊躇四顧無不可為者巳如其不然臣
恐藥不當而疾益深則其憂有不可勝言者惟陛下留
神財察取進止

畫一利害

一國家駐兵淮向根本之地實在江南沿江控扼當有
重鎮除建康係帥府外如鎮江九江武昌守臣權輕緩
急難以責辦欲望詳酌移淛西帥於鎮江江西帥於九

江鄂州則帶沿江安撫使仍撥蘄黄光三州爲管内遴選帥臣使治城壁繕修器械訓習本路兵民積蓄財穀責以歲月務收實效

一竊聞議者欲分拋鹽引於民間兊便錢物緣食鹽之人有限若一頓賣過却須暗損榷貨務常年所入之數臣昨曾具白劄子乞將婦人封號自恭人至孺人等第立價出賣許人户書填與母若妻及女如貴族品官之家亦許與妾比之官誥人吏樂從比之度牒不損户口

一諸路如提刑提舉職事以漕臣兼之有餘空立兩司官吏浮費每路不下數萬貫欲乞詳酌盡行廢併逐司錢物專委帥臣拘收其見役人吏並合裁減兵卒發歸元來州軍漕臣每路止置一員依淮南體例兼諸司職事仍不添置人吏

一諸司屬官初無職事止能倚勢作威占破吏卒擾擾州縣除諸路應辦軍事處量行存留外其餘並當省罷若監司實有職事合委屬官即於置司處就令州縣官

兼權更不添請給人從

一州縣百姓既出免役錢有物力者猶當差科官户既免差役役錢復免一半輕重不均欲望詳酌將官户役錢據見科之數增起一倍並同編户其收到錢別項樁管贍軍

一行在百司乞委臺諫公共相度將不係緊要處權行住罷公吏並放逐便候邊事寧息日依舊

乞不催兩浙積欠劄子知平江府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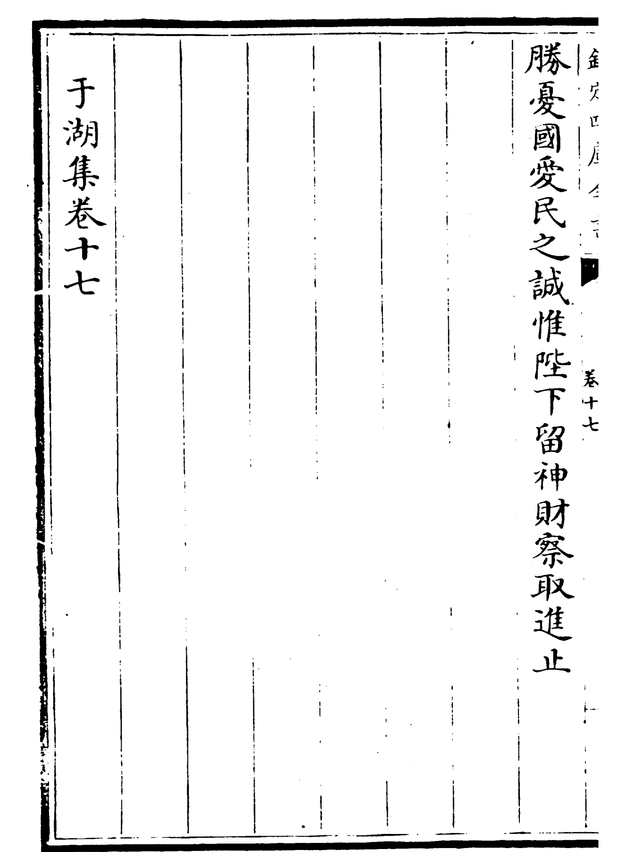
臣竊聞今年浙東西州郡間被水患陛下至仁惻怛即
降睿旨分命監司賑給遂使數州之民左餐右粥如歲
豐時無轉徙之患隆恩厚澤浹洽雰霈何有紀極然臣
得之道涂謂湖秀諸州猶催積欠督責甚急百姓頗復
不堪皆言聖天子軫念我曹濟之以食而官司不能推
廣德意乃追積年逋税名色既多何所從出欲望聖慈
特賜處分兩浙路監司州縣將今年以前民間所欠逐
色科名税物除官戶公人及二等以上戶外其餘或與

一切蠲免或與權行倚閣至來年秋成起催如敢違戾許人户越訴及委御史臺彈劾取旨重寘典憲仍令轉運司徧榜曉示庶使斯民家至户到皆知陛下所以哀矜元元之誠意而州縣之吏不敢奉行滅裂取進止

論謀國欲一劄子

臣居鄉時鄰之富者有二子焉一欲行而商一欲坐而賈而父莫之決也而使之俱為之二子之始謀非不善也為其徒者以二子之不協則各幸其業之無成相非

而相殘相戾而相傾居無何其家卒以大困又有貧者亦二子焉以貧故汲汲焉相與營致所以養其親者均衣而節食內閲牆而外禦侮朝於斯夕於斯期豐其家而已是人者訖致千金之貲夫富之與貧圖功之難易相去遠矣以其謀或一而或二貧者以富富者以貧甚矣謀不一之為愚也書曰惟精惟一又曰德惟一動罔不吉又曰予有臣三千惟一心夫惟不一則天下之事雖至小而無成況夫濟艱難之運起非常之治也臣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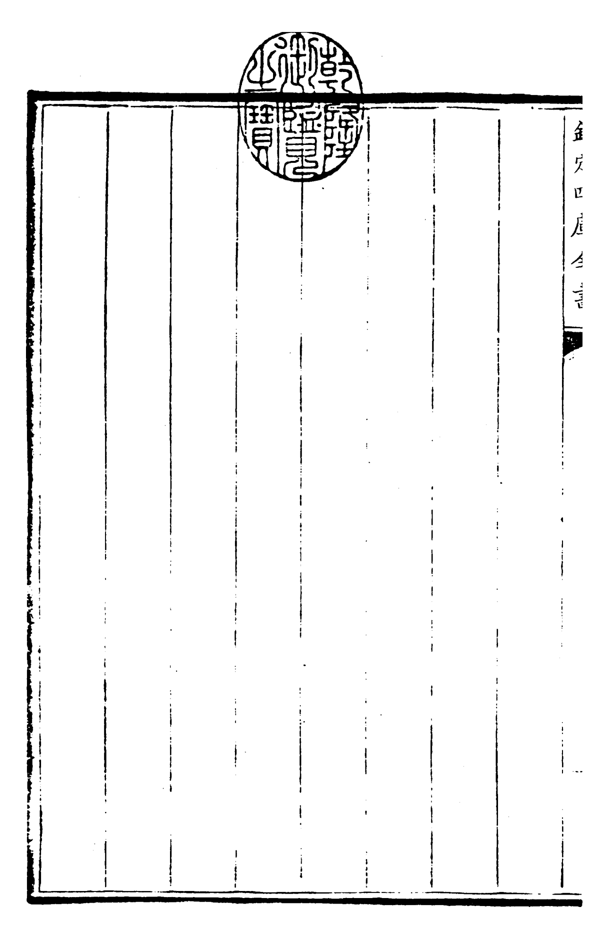


勝憂國愛民之誠惟陛下留神財察取進止

于湖集卷十七

謹案卷十五第五頁後五行余自荆州得請還湖陰按晉書地志丹陽郡有于湖而無湖陰自唐温岐始破讀晉明帝紀作湖陰曲茲仍其誤

第十三頁後一行題劉仁贍告贊原本贍訛瞻據南唐書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中書臣葉蘭

謄錄監生臣李師弼

謄錄舉人臣馬衍宗